

序跋精粹

桑丘在『魔都』

李敬泽

看看吧！能不能真实地面对你的生活世界！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一刻，“真实”不是客观之物，“真实”同样是被创造、被观看的，个中悲怆在于，男人在幻相、隔绝、错误的困围下作出了关于“真实”的表演，他表演的同时是他的绝望。

人与他人的关系，这在本质上关乎人如何和怎样获得、持有他的世界。这是最日常的经验，而在黄昱宁的讲述中，这是探险，是错误百出艰难困苦旅程，在现代的、媒介重重的人间，人已经失去与他人、其实也是与自己的直接、完整的联系，他只能期待着偶然，期待在不可能中邂逅、偶遇，期待着在上千万人口的“魔都”街头奇迹般找到“那一个”，他必须把自己想象为、创造成戏剧人物。

而黄昱宁，她骨子里是多么俗，她崇拜并期待奇迹，她是无可救药的戏剧瘾患者，她的所有小说，每一篇，都起于一个诡异的、疯狂的念头，一个奇迹般的偶然，然后，她还具有很多小说家们缺乏的禀赋，她具有超强的、缜密的执行力，她能够精确地实现奇迹，她能把不可能做成绝对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她放纵而又禁欲地享受着巨大的快乐，她是魔术师，她是骗子，但是看啊，你永远不知道她会从礼帽里掏出什么，她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看着我们：意不意外？惊不惊奇？

我得说，就讲故事和施行骗术的技术而言，黄昱宁在中国作家中出类拔萃，她已经是一个女麦克尤恩，她也许希望自己是一个年轻的阿特伍德，但她还缺乏阿特伍德那样的耐心，那种女人巨人的自信、丰盛和凶猛。她或许受制于自己的“原罪”——她是个半路出家的小说家，她必须更像小说家，她怀疑自己的天性和天赋，她就像自己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怀疑自己能否找到另一个，比如，现在正在读《八部半》的我和将要读《八部半》的你。她必须全力以赴，她就是《文学病人》中通过对万众的作家，她有一种防守型的艺术姿态她至少要无懈可击。

——在这网络文学的会场上，忽然想起另一种网。在我常去的公园的那座桥上，每一盏路灯都被一只蜘蛛占据，它在这有光的、有温度的地方展开复杂的工程，编织一个精巧的、透明的、有足够粘性和弹性的网。那就是它的世界，如此安稳又如此脆弱。不能想象它会离开它的网，这个网对于它不是外在的，这是从它的内部生长出来的，一点微小的腺体，无休无止地吐出透明的丝。

然后，它等待。或许会有一只昆虫纯属偶然地撞上来，进入它的内部，成为它自己。

它知道有人注视着他和他的网吗？我们读网络小说、看电视剧、玩游戏、发朋友圈，我们书写我们自己和我们世界——谁说书写时代已经过去？我们难道不是天天在手机屏幕上书写以至手指肿胀？我们编织梦想之网，我们是“头号玩家”，我们要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以为的自己。

然后它期待着，万一某一只昆虫会像掷骰子一样撞到网上。

然后现在，这个名叫黄昱宁的人，她看得见堂·吉珂德与风车战斗，看得见人们在幻觉、执念和伤痛中编织自己那张亮晶晶的生活和意义之网。

好吧，这就是区别。我们正在谈论梦幻，谈论巨大的成功和批量生产的抚慰，那眩目的银色和金色。而黄昱宁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在梦中谈论我们的梦。

——这是个阴险的家伙。她不是上帝，但现代小说的起源就在于对上帝的僭越，她坐在那里，暗藏戏谑的快意，她从不应许什么，她冷冷地看着我们在织一张假网，她知道风和雨和清冽的扫帚是更大更绝对的真实，上帝不掷骰子，而乐于掷一把骰子，让某只昆虫被细若游丝的那一根丝黏住，那其实不是细密的、无所不能的网，那只是一点闪烁的、微弱的联系，但至少，在那一瞬间，蜘蛛或者人幸免于掉下去、坠入虚无。

写小说，对黄昱宁来说是一个抵抗虚无的工程。她当然不是上帝，她只是堂·吉珂德身边的那个桑丘，在《文学病人》中，那个名叫“斯芬克斯”的作家叹道：“堂·吉珂德虚构了自己，而桑丘是她忠实的读者。”这句话中的“忠实”包含着相互冲突的二重意思：只有桑丘看出了堂·吉珂德的虚构，也只有桑丘把这种虚构对象化，理解为了人的命运、人的戏剧、人的斯芬克斯之谜，人的艰难征程。

所有的现代人都堂·吉珂德，堂·吉珂德常有而桑丘不常有。在茫茫大地，在嘈杂拥挤光怪陆离的“魔都”，黄昱宁讲述着，她只讲给你听，她的小说也不过是一根在阳光下面需要谨慎精确地调整目光才能察觉的游丝，飘荡着，等着，等那只昆虫。

昆虫你好！

（本文为黄昱宁短篇小说集《八部半》序，浙江文艺出版社即将出版）

曼哈顿看过来

有故事的拍卖会

海龙

今年纽约的中国书画拍卖是一场充满故事的拍卖会。

众所周知，书画或古董行买卖东西有一个大忌，就是千万别听讲故事。偏偏此行里爱讲故事的人还特别多，因为买家喜欢听故事。于是扑朔迷离的故事满天飞，内容时常牵涉到王室贵族或公卿高官，藏宝卖家不是和王爷有关就是家里出过娘娘或贵妃。

收藏界老手当然不屑听故事，但“藏家故事多半老套，听故事者常是新人”，所以故事永远有生存土壤，以至于有时候说故事的技巧能决定生意的成败。古董行里有故事大王，他们没去当作家写小说，真是耽误了好材料。

什么故事呢？除了前述王侯类，还有一般买家喜欢听的违法走私盗墓甚至海关查封遭逢动乱抢劫，家里遇到急需钱周转但只卖给熟人哥们割喉价，或者另有捡漏却误卖又加价赎回之类。前些年，又增加了太监、宫女、御厨们的后人及其亲戚等等更外国的传说。

除了居心叵测者刻意搅浑水，闲人们的推波助澜也起了不小作用——收藏界不少藏友喜欢义务把听来的故事改编成自己的故事，越编越神奇或以讹传讹，最后根本找不到源头。所以，业内人普遍认为如果一件文物的故事性越强，其可信度往往越低。因之，慢慢地在业界买东西听故事成了第一大忌，以至有了“故事越神秘曲折离奇就越可疑”的说法。

那么，又为何今年纽约居然出现几大拍卖行同时用故事来做卖点的现象？难道他们不知道中国古董行的忌讳，或老外对此“外行”？

首先看看它们为何要讲故事。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始，我几乎每年都要去看纽约拍卖行的展拍，见证了从“巨瓜俩枣”的“白菜价”买中国书画到今天动辄天价的过程。以佳士得、苏富比和邦瀚斯三大拍卖行为例，这些享誉世界的拍卖行过去是不愁货源和买家的。他们是业界龙头，几乎根本无须操心做广告招徕或用任何噱头来吸引买家。

但是这些年的形势有了变化。第一是国内买家来到纽约，在这个行业渐成了常客，他们全世界飞且相当部分人并不懂文物，纯粹为了逐利而购买字画。因为这批人的购买力不可小觑，所以他们的特殊需求拍卖行不能不考虑。第

二，这些年国内和国际上造假文物书画成灾，使得正规的权威机构必须想办法证明自己货真价实。第三，面对文物走向天价的局面，虽然名拍卖行酒香不怕巷子深不愁货源，但是为巨利所驱，当然愿意为此更加不惜人力、财力，去深度挖掘精品上市。

于是，今年纽约几大拍卖行几乎不约而同地讲起了故事。（也许有“约”？）先是在佳士得，我看到里面有民国闻人罗家伦及美国史迪威将军的特藏，还有一些美国跟中国有渊源的世家的收藏。除了书画，还有这些名人的介绍，他们跟书画家往来的照片、书信，甚至他们出版著作中提过跟此次拍卖之书画相关的内容都被用说明文字和图片的形式附在展品旁。这是我此前从没见过的方式。

无独有偶，在随后去的邦瀚斯拍卖行（也是非常著名的拍卖行，曾经拍卖过毛泽东张学良“西安事变”的文献），我发现它们今年的做法也如出一辙。一些贵重名画皆有藏家信息，包括从哪儿获取、购买时的发票、传承的原始文件及当年商店标签照片等等。再去苏富比拍卖行，也是一样——它今年挖掘了不少名流世家的存货，例如民国的总理兼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宝藏，其中包括很多闻人如陆小曼、陈立夫等不仅以书画名世的人物新闻作品，当然，名书画家们的佳作更是不在话下。这些候拍的展品旁都有中英文对照的“故事”和图文并茂的证明资料，看了令人啧啧称奇。

西方人的写作思路和构思方法比较奇特，因之他们的故事牌也打得有自己的特点：一般都陈设在一组拍卖品的前列，有家史、采访录、学术笔记、友朋交往或者西方人在中国的轶事，内容活色生香、丰富耐读，几乎可以囊括近百年中国近现代史。虽然它们内容新奇，文笔也不错，但写作者很明白不能渲染的道理。他们不愿意把读者引到故事里面去，而是要人们把眼睛凝注在面前的作品上——它的终极目标简单明确，

就是让观众深信眼下的观摩的作品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因此，它们的叙述平实，不像普通讲故事般妙笔生花；基本上以罗列事实为主，其陈述像新闻资料一样精确严谨，注重标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如果可能，会有图、文或签字为证。对于无法用照相作证的物品，凡在古书上如《石渠宝笈》类收集过的，就把书和原作摆在一起展示；有的上过著名美术史或画册的，就将刊载作品的原页呈上以作佐证。

拍卖行的这些写作不同于诗意写作，它的中心点是“让事实说话”。这里列举的这几家拍卖行都是世界顶级的，金字招牌效益明显，虽然不至于一言九鼎，但它们说话的分量业内外都是尊重的。但也正因为此，它们一向不多说话。今年虽然“话比较多”，但都是让事实说话——有物证有人证还嫌不够，甚至拍卖品有照片有发票，现当代的某些作品，还有当面看画家创作此画的场面。这是大型拍卖行必须要有的非常审慎的态度。对于没有证据或暂无把握的作品，那些标牌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比如，他们只在自己能够认定真迹的情形下才署上书画家名字，凡不确定或稍有争议的均表明“传”（传王冕）、“款”（文征明款）、“前传”（前传顾闳中）、“仿”（仿徐渭）、“佚名”等等。

因此，与其说今年的拍卖行故事多，不如说是它们在新的市场形势下，努力为拍品提供更丰富的来源有绪的证据链。这些老字号没有吃老本，对拍品的前期包装、宣传仍然时时寻求新途径，这种精神让人佩服。

纵观今年的拍品，可分几大类。其一为传统的名流收藏。包括顾维钧、史迪威、罗家伦等的藏品。他们的藏品有古人的也有今人的，今人部分多有新闻效果，如陆小曼、陈立夫、胡适、于右任等人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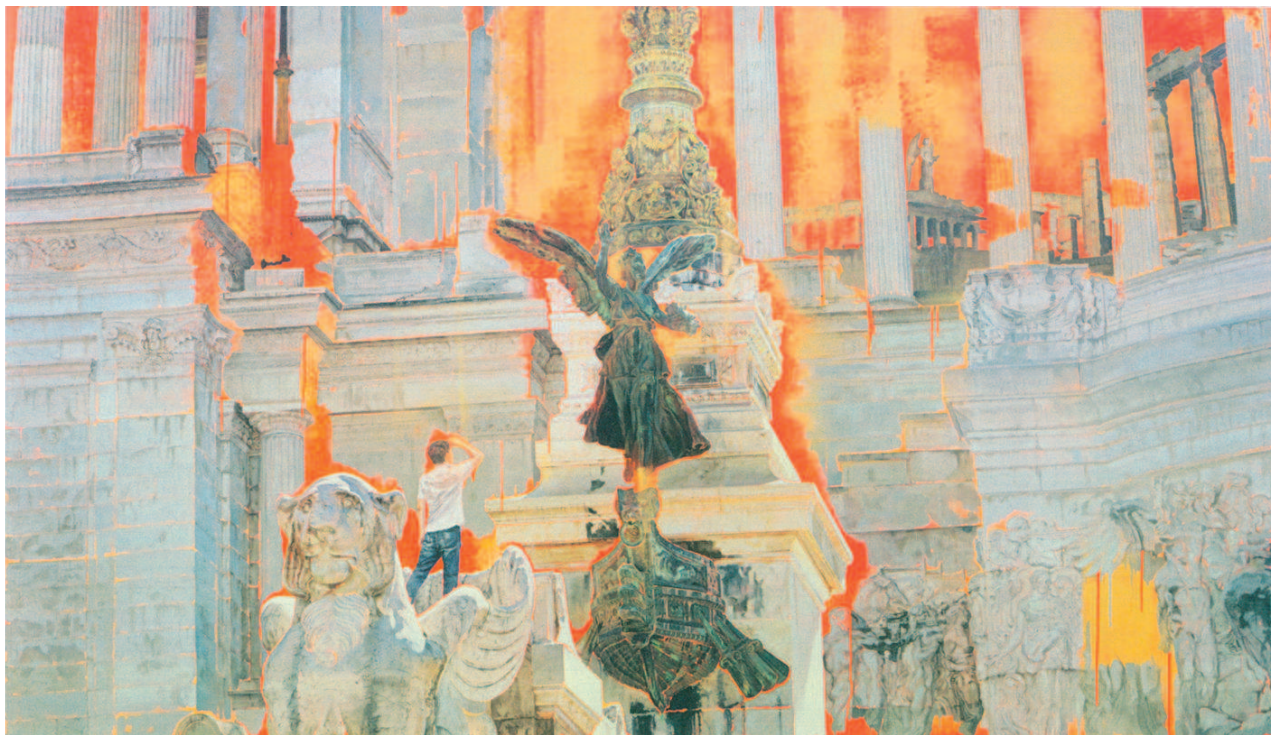
其次是赴华外国人早年的收藏，这一项又分两种情形：第一种包括近代传

笔会

庄产的帐帽

（油画）

李卓



我的故乡是书本

段崇轩

若轻的轻音乐，把自己喜欢的文学、理论书籍一本一本翻过去，犹如享受着一桌丰盛的精神大餐。八九十年代书籍的装帧设计，还像不像在这样讲究，但书籍的内容和质量可靠，而且价格便宜，因此每每都是满载而归。一边选书一边读书，开本、封面、目录、版式、插图，乃至前言、后记，都会认真浏览一遍，然后才决定是否买下。买书成为一种赏书。我买书最多的有这样几家出版社，如人民文学出版社、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译文出版社，还有作家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这些出版社大多有自己的学科优势和作者队伍，出的书就放心许多。在书店选书、买书时，常常遇到一些同行的朋友、熟人，悄悄地交流书讯、探讨问题、互问近况，又会有一些意外收获。

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娜尔说：“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何止是最初的故乡？它是一个人永远的故乡，精神的家园。当一个人不断地买书、藏书，书籍就会成为他的精神家园、生命寄托；他也会不断地建构起自己的书籍知识、购书目标、图书美学来。我不是藏书家，买书是为了阅读、使用。当我在从事研究、评论时，可以方便地查询、参考、引用，而无须跑单位的资料室、省城的图书馆。同时也是为了欣赏、珍藏。说不定什么时候，想读一本什么

书，可以随手拿来；在生活和工作疲劳的时候，静静地“坐拥书城”，感受着那种浓郁的书的气息，让身心获得休憩、滋养。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新世纪以来，不知是从哪一年开始，实体店日渐式微、凋敝，网上书店日益热闹、兴盛。实体店运营艰难、资金短缺，人文社科书籍大大减少。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只能依赖网上书店了。

但是，在书店买书，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购物行为，更是一种书籍艺术的鉴赏活动。在书台上左右挑书，拿起一本，不需要、不满意，放下；又拿起一本，合乎心意，便会从外到内、从头至尾地过一遍，末了看看书价，才决定取舍。其间，封面的设计、开本的大小、纸张的质量、版式的样子、价格的高低等等，都是检验的项目。而现在在网上购书，人与书分离，你在网页上看到的，只是一堆虚幻的文字、图片，虽然大致能看出书的形象、内容来，但与实物毕竟不是一回事。譬如书的开本，在网上你很难看出一本书的大小、形态来。过去书的开本一般是32开、小32开。我的所有书柜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打制的。而现在书籍的开本，在不断多样化、扩大化，有的远远超过了32开本，且多为异形本。在网上买书，由于看不到书的开本、样式，只能买下什么算什么，放进书柜里高

教士、医生、外交官、商人、媒体人、律师或教师。这些“故事”证明拍品其来有自、传承有绪。有的画不仅有齐白石等名家的题名落款，还有卖画者出版的当年在中国生活的回忆录，其中甚至有谈到购画的细节。而第二种则是赶上尼克松访华前后去中国访问的美国学人、名流或归国华侨结伴来画家所得馈赠。名人如郭沫若茅盾等所赠作品和所寄书信，还有那时华裔教授援当时中国著名书画家来美展览、访问等所获得的画作等。

第三是各类收藏家、艺术家、旅行家、文化界人士及改革开放后访美的美国代表团及知名华裔人士来华购藏。这些私人藏家有的是行家里手，有的仅是为了一时兴趣或为涉猎异国情调而购。这类展品旁多附有七十年代购买时友谊商店或琉璃厂的发票，标明是吴昌硕、傅抱石、齐白石、黄宾虹等的真迹。有位美国艺术史教师罗茜·奥莱斯特女士1985年到上海旅游时去见程十发，程当场挥毫赠画。展品旁附上了程十发画此图时半成品的情形。

令我意外的是，有不少拍品来自当年名人的身边人如卫士、厨师、友人等，如蒋介石卫士、张大千厨师等委托拍的东西——与其说是书画，严格讲起来更像文物。

张大千是最近几年红得发紫的华人画家。2016年他的《桃源图》在香港苏富比春拍以2.7亿港元成交，据当年国际艺术品市场全年拍卖统计，张大千总值3.55亿美元为世界首位，而毕加索3.24亿美元屈居第二。有人笑言：艺术品拍卖也“东风压倒西风”了。也许是借这个“东风”，跟张大千有关的一草一木皆鸡犬升天，他给自家厨子临时写的菜单字条居然也能上拍卖会了。这批字条共21条，大多手帕大小且字迹潦草，却索价8到15万美元之间。最后成交价居然卖了116万8千多美元，约值772万余元人民币，让人大跌眼镜。

中国书画拍卖现在已达天价，让近年来欧美的拍卖行生意红火。尽管如此，据说它们还有升值空间。那么，藏宝者为什么会出手呢？这一是因有外国藏家并非真爱文物，而是视藏品如商品，受到近年文物价格飙升形势的激励，他们觉得此刻出手正逢其时；二是某些藏家后代不懂中文和亚洲文化，对中国文物书画兴趣不大，没有将之继续保存下去的热情。据这种情形推算，近些年海外文物市场估计还能出现不少真东西或好东西。

高高低低，很难看，有些书放不进书柜里，只能堆在地板上，让人好生烦恼！还有书籍纸张，在网上也是看不到实物的。过去书店买书很注意纸张质量，现在只能听之任之了。我很讨厌现在的轻型纸书籍，纸张粗而厚，20万字就成厚厚一本，拿在手里轻飘飘的，且不利翻页，感情上就很排斥。而网上购书，一不留神就会遇到轻型纸，我恨不得立马把它当废纸处理掉。

在书店买书，基本上能把握住书的质量关。你可以慢慢地、细细地把想买的书翻阅一遍。作者情况怎样？书名是否恰当？目录编排如何？内容精彩与否？大体上能看出一本书的质量来。而网上购书，网页上的内容、信息，往往是简单、残缺、模糊、虚幻的。譬如介绍作者作品，渲染得像“一朵花”，但当你买回书来，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掺杂了大量的水分。譬如网页上标明的书名、内容、目录，还有节选的样章，正是你所需要和喜欢的，但你收到书籍后，一细读，才发现是一本拼凑书甚至抄袭书。

平面设计专家周靖明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平面设计的受众都是‘人’。不管招贴也好，包装也好，书籍也好，它们仅仅是一个用来呈现我们所设计的载体，而我们的目标是‘人’，我们的目的是让‘人’接受所想要传达出去的这些信息、理念、精神。”一本书既要精彩的内容，也要有优美的形式。“质待文”、“文附质”，“文质相称”，才能创造出真正的经典作品，才能走进“人”的精神世界深处。

离家不远的“五一路书店”，是建国初期太原市兴建的第一家新华书店，前两年在道路改造中被拆掉了，现在就在原址上，新的五一路书店正在拔地而起，我期待着不久的将来，能走进书店，找回选书的快乐，找回回归的故乡。